

悠悠岁月

父亲曾是弹棉匠

文/汤敖齐

我父亲在世时曾经是地方有名的弹棉匠,16岁学徒,从业40多个年头,毫不夸张地说,经他手制作的棉花被真有成千上万条。

父亲曾经带过4位徒弟,其中一位名叫金华的是我们邻村大纪庄人。此人不善言辞,但是为人厚道,干活卖力,深得我父亲的喜欢。每年春节一过,师徒俩便游走四乡八邻,师傅背着那古老的弹棉弓,徒弟挑着一对箱子,一前一后行走在乡间。

弹棉匠的工作一般都是在

村里房屋比较宽敞的人家开工,两张长条凳、几块木板拼凑成弹棉匠一张简易的工作台,他们便开始了弹棉花的活计。那个年代,有好多像爆米花、剃头匠那些游走于乡间的手艺人,他们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,默默地在乡村这个大舞台,凭着自身技能,演绎着精彩的人生。

弹棉匠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弹棉弓和一个小棒槌,弯弯的棉弓被岁月漆成了黑褐色,牛皮筋做成的弓弦绷得紧紧的,富有

很强的弹力。弹棉匠背起那张硕大的弹棉弓,左手持弓,右手拿小棒槌敲击着弓弦,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“嘭嘭嘭”的声音。弓弦在洁白的棉絮之中上下颤动,一声弦响,一片絮飞,棉絮如花般飘飘悠悠。

有人认为,弹棉花的活儿很轻松,其实不然,弹棉花是一种苦、脏、累俱全的活儿。弹棉分弹新棉和旧棉翻新两种,不论哪一种,都要先分拣棉花。分拣棉花是最繁琐的,弹棉匠先用手撕或

者用毛竹鞭子敲打棉花,在飘飞的棉絮之中,弹棉匠灰头垢脸,身上沾满了白色的棉絮,整个人都变成了“雪人”。

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,最令人惊诧的是弹棉匠娴熟的技艺,无论是弹、拣、拉、压、磨几道工序,还是那看似单调乏味的棉弓响声,无不体现弹棉匠的辛勤付出,这本事不练个三年五载是无法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地的。“檀木榔头,衫木梢;金鸡叫,雪花飘。”这句俗语不但是弹棉匠对弹棉职业的一种诠释,也是人们对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最为形象比喻。

棉花弹好了,要铺上彩线。上线是精细活,一点都不能马虎,弹棉匠手持线梭子,均匀地地排线、上线、压线,几个小时下

来,一床雪白柔软的棉被就制成了。如果是给人家办喜事弹的棉被,弹棉匠还要用红线绣上一对鸳鸯,或者绣上几句祝福的话语,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压棉花是整个弹棉过程中最重要的体力活,往往是徒弟们干的。徒弟汗流浹背地推着一个磨盘大的碾子,用力来回推动,力度要平衡得恰到好处,把刚刚弹成型的棉花压实、压平整。这时,整个工序已经接近尾声,弹棉匠师徒俩的活儿不多了,师傅坐在旁边一边喝茶,一边指点徒弟磨棉,他们只是默契地做着自己手中的活儿。

弹棉匠,一个古老的行当,渐行渐远,轻便舒适的太空被、鸭绒被取代了厚重的棉花被的,但铿锵的弓弦声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三等奖征文(两篇)

梦回故土 梦想未来

段玉裁中学 八(4)班 李文娜

久不回家,回家后才发现古朴斑驳的泥石墙壁已无声地消失了踪迹,坑坑洼洼总会弄脏裤脚的水泥路也没了影子,而我竟也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在些许故土变迁的惆怅里,我忽而意识到,这条走了40年的红色之路真的改变了许多。

大抵是几年前吧,祖祖辈辈几代人的老宅就被推翻,搬到了新的住址。如今新城区的规划,高楼大厦的林立让这座城市又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。这片古朴厚重的土地,同时代一起默默变迁。我的故土,在改革开放中变了模样。新城区的蓬勃发展,在熟悉与

陌生中,我的故土变得更美了!

依稀记得从记事起,就跟在爷爷奶奶后面,从插秧到修砖添瓦,农民农作平静度日,全然不知外界的情况。印象里偶尔有老式电影看,全村人都争着端起板凳抢在幕布前看电影,那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那些设备。又不知从何时起,电视占据了生活的一部分。

父母曾和我说,我出生后的几年应是控制生育的时候,每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。听说,因为此事我家差点被搜刮得一无是处。可现在呢,国家实行了二胎政策,在不断地改革,不断地变

更中,中国在慢慢强大,尤其是近几年,变化仿佛就是一夜间的事。在建筑,交通,消费,娱乐等各个方面,都是如同改天换日般的变革,人们的生活快捷方便,逐渐趋于网络化。

是的,纵观这四十年,祖国迅速发展变化。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,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,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、贫穷、落后到开放、富强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。而这条红色之路会无限走下去,我们要相信党和祖国,也要准备着在这条道路上留下脚印。 指导老师:曹舒贤

两代人,四十年

第二中学八(5)班 李啸

“40年长吗?”
“不长。一晃就过去了。”
“40年短吗?”
“不短。40年前,有个人还在牙牙学语;40年前,有座城完全是另一番景象——

衣
“记得我像你这么大那会儿,那时改革开放才开始几个年头。同学们的审美我记得清清楚楚,就是“正经”。衣服裤子都笔挺的才帅气。我特想买套小西装——哎,你别笑——鼓足勇气跟你爷爷软磨硬泡了几个月,但是因为家里穷搁在了一边。这个可以说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了,一直到十几年后拿了工资才实现。”我心里是直犯嘀咕:现在的我们谁还喜欢“正经”啊,“破洞裤”,“大卫衣”这些当时被人们笑话的衣服才是主宰嘛。

食
说到吃,我两只眼睛立马放光,滔滔不绝地从嘴里蹦出“甜甜圈”“汉堡”“薯片”这些现在随叫随到的美味。老爸听后只是笑了笑,覆着一层薄雾似的目光投向远方。

“我们小时候,这些东西简直

是闻所未闻的“天书”。记得当时很多人家一个星期才盼来一顿肉,两三个月才包一回馄饨。于是乎,每户包馄饨,也习惯性的给邻居们送点儿尝尝鲜。

“尤其逢年过节,一桌人盯着一盆肉又不好意思动筷子,就想出用打赌的方式让自己多赚一块肉,吃得是满嘴流油。现在经济发展好了,再看看,哪一家请饭不是山珍海味?哪个小孩手里还没有点零食?”

住
“你可别看现在到处高楼林立,以前绝没有这么舒服。我们住的房子都是用砖头堆起来的,最伤脑筋的是不时地停电。好像是1989年的暑假,家里一咬牙买下了一台“骆驼”牌电风扇,别看它又大又笨,一按按钮,凉风“嗖嗖”的呢!”

拜托,我翻了翻眼珠,我们现在连电风扇都不怎么用喽。一到夏天,家家不都吹着空调吗?

行
“我们那时候上学,你知道,基本靠走。后来有了自行车,上学路上偶尔也捎我一程,但大部分时候我都灰溜溜在后面走,可不好受了。有年寒假,一个表姐

来我家,因为下大雪步行回家,把自行车先搁下了。两三天雪就化了。我开始悄悄琢磨,自己偷偷学骑了起来,车是骑会了,却把表姐的车架折断了。羞得我脸红得像个熟苹果……”

我静静听着,眼前浮现出柏油路上奔驰的小轿车,蓝天下自由翱翔的飞机,崇山峻岭中穿梭的高铁……1978年,中国开始改革开放。

2018年,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。此时的金坛,早已是一片繁荣的现代化城市;此时的我们,拥有美好的未来。40年沧海桑田,两代人同金坛一起成长,和祖国一起进步。父辈们见证了过去的40年,未来的40年,还由我们创造。

指导老师:钟卫平



太行山游记——涉县古村 凡宽作品

岁月流歌

夜剥黄豆

文/王京

脚踩乡村枯黄的豆叶
聆听脚下沙沙的声音
仿佛穿过一片田地
父亲从晨光在窗外嚷着
到窥见夕阳的那一抹余晖

日落
一颗颗豆粒摘落、收割、捧回
晾晒、翻滚、归仓
他像一株庄稼,撑起了整个秋天

北风吹

文/朱红良

冬 羡慕
春的癫狂
夏的豪爽
秋的张扬
于是请来北风
将岁月一道品尝
为了

记忆中的 那些荣光
逃避和躲藏
却成了 当下
流行的时尚
只有寒梅 年复一年
将北风咀嚼
暗香芬芳



老年大学刻纸班学员作品